

玫瑰烟

炜儿/著

无意的邂逅
半生的情愁

南海出版公司



玫瑰烟

炜 儿/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3·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玫瑰烟/炜儿著. -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11
ISBN 7-5442-2617-4

I. 玫… II. 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8189 号

MEIGUI YAN

玫 瑰 烟

作 者 炜 儿
责任编辑 王 欣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25 千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617-4
定 价 13.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玫瑰烟

—

一辆红色法拉利急飞过两边是白雪的街道。像一只浑身裹了红布的斗牛，拼命地似乎有些错乱地奔跑着，寻找着自己的出路或是目标。或者，也根本没有出路或是目标。

残雪被车驰的风刮起，并且肆意地飞扬着，而后又落下。

他回美国了。

红色的斗牛戛然而止。

淡粉色和白色均匀相间地包裹着教堂的身体，圆圆的金黄色屋顶在冬天不常见的阳光中，默然挥发着它的一丝壮丽和并不张扬的美宁静，而屋顶上大大尖尖的十字架，也正直没有表情地孤独挺立着。

唯儿转过头，打开车窗。微微蹙蹙眉，习惯性甩甩黑色直发，靠在了椅背上。燃起 More，深深吸了一口。

几丝忧郁几丝嘲讽，她看着那不断被火星吞噬的深棕细长，不知为它不舍还是为它不值，一行晶莹的泪珠从美丽脸庞滑落。租来的车里持续的是俄罗斯女歌手 Alcy 的《冬天的梦》。

黑衣裹着神秘的东方美女，吸着细长女士烟流泪，配上鲜

红的法拉利，再冷然挥洒着《冬天的梦》。

这种深邃与绚美，震撼了安得列，他感到这个画面和这个女人，或是带有这个女人的画面，已经开始稀释他的心。

秀眉微蹙的高贵，扣人心弦的忧郁，构成了对他致命的吸引，推开 MERCEDES-BENZ600 的车门，他走近她。

“小姐，您好。我想您的眼泪已经可以浇熄手中的香烟了。More，真遗憾，这种女士烟对男人的身体不是很好，否则，我想您一定不吝惜给我一根的，是吗？哦，说正题，很抱歉，我的车好像有些问题，可不可以麻烦您载我一程？顺便说一下，我也很喜欢《冬天的梦》。”安得列将“冬天的梦”意味深长地加重。

唯儿冷冷地抬起头，毫不避讳，用闪着泪光的眼睛扫了他一眼。

黑色皮衣，淡蓝色的领带，干干净净。半长的头发被利落整齐地梳在后面，又是男人蓄长发十分恰当的一个殊例。浓重的眉毛，典型欧洲男人的眼睛，明亮有神，闪烁着带尊敬的狡黠，和带企图的挑战。一口牙齿倒也是排列得整齐。弯腰低头也保持了良好的绅士风度。

算是俄国男人中较帅气的的一个。

在俄罗斯，唯儿却是漂亮出众的一个中国女人。

一百七十厘米的身高，五十八公斤的体重，一袭黑发不染纤尘，直直脆脆没入腰际，最令当地的女人嫉妒到发疯。

一次陪朋友去参加朋友的朋友的婚礼，只随意穿了一袭旗

袍却是婀娜标致，新郎终于令人失望，在神父问“是否愿意娶身边的女子为妻”时，他仍忘乎所以地将目光留恋在唯儿身上。婚礼虽出现一阵骚动，终于还算顺利地结束了。那新娘并不恨新郎的失态，却恨极唯儿，现在还在恨着，估计只要这婚姻还在，她便会持续地恨下去。这是女人的悲哀，最该恨的，该是自己才对。

唯儿深深地不安，觉悟到无意中已伤害了她。

事情无绝对，当然，美丽有时更是一种错误。

唯儿精通钢琴等多种乐器，熟稔文学，琴棋书画，所谓无所不通，才女之名远播，若在古代，恐怕她不必读大学，就已具有锦衣玉食的资格了。

若是做精确统计，已有一百三十二个国家的男人向她表露过爱意。有的目露凶光，有的执著深邃，有的柔情似水。

她被陌生男人搭讪，已成了像俄罗斯人每天要喝汤那样铁的定律。

对于这些搭讪的人，她对待的方法却随心情而定：心情好了，微笑委婉；心情坏了，面色凝重，一言不发；若心情极坏再加上对方极莠，或用流畅的俄文，或用最爱的中文，或掺杂一些英文法文和日文，犀利回绝，顺利剥夺了一个求爱男人的自尊后，潇洒转身。这样做，无意中抬高了她自己的身价和资本，却也无意中更加地营造了孤寂深深。

她聪明。

她知道，他们贪恋的，不过是她外表的美丽，而有些，更是把能追求到她，当做和同伴夸耀的一种底牌价值。

她博览群书，是个注重与讲究精神内在的女人。

“哼——。”

唯儿继续注视着手中已快吸完的 More，眼光一闪，也同样回着地道的俄语：

“非常好，先生，我完全同意，也非常荣幸能帮您的忙。不过，我已想到能让烟熄灭的更好办法。可您能先让我看一看您的手表吗？我想知道，现在到底什么时间了，非常感谢。”

安得列没有料想会如此顺利，但还是有涵养地及时克制住了喜悦之情，并且毫无戒备地绅士风度地抬起左手，伸向她目光可及之处。唯儿的神态高傲又悠然，将那一截火光灿灿的 More，稳稳地戳在了似乎不知闪躲的手上，并又十分完美地旋拧了几周，直到安得列的手背上，出现了一个漂亮的黑色的圆。

接着唯儿笑抬起头：

“亲爱的先生，这便是我那个更好的方法，您认为如何呢？您喜欢吗？”

唯儿不等他回答，猛踩油门，瞬时，红色的法拉利带着毒辣的笑容奔向前方了。

安得列望着手上黑色的“眼睛”，扬起嘴角居然笑了，并大声喊：“小姐，我可以说不，我是真的非常喜欢，谢——谢——。”

他吹着口哨上车了。

他的车根本没有问题。

意想不到，车子居然真的发动不起了。

“Shit!”

安得列用英语骂着。

突然刚才的那辆红色法拉利又开回来，唯儿缓缓降下车窗，安得列抬起头。

“小姐，请问，您是想来观赏我被您残害后狼狈的样子吗？亦或是检阅一下您的杰作？”

“哦，不，您太抬举我了，我只是想知道，刚才您为什么不反抗而任由我伤害？”

“小姐，您难道认为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我又不忍心伤害您。”

“是这样，那您现在的手没有什么事吧。”

“谢谢您的关心。可这珍贵的圆很值得我去用心地珍惜，因我是个画家，而我应该珍惜一切完美的艺术品。”

说着安得列朝唯儿晃了晃那个黑圆，又泛着笑意说：“其实我还很感谢与庆幸，您用的只是一根烟，而没有用强烈的喷火器，否则我的绘画生涯，也许就该告一段落了。”

“不客气。”

“您居然没有流露一丝的歉意，这让我很敬佩。”安得列走下车，将手扶在唯儿的车窗边，靠近唯儿，盯着她美丽的脸庞，嘴角藏着一抹神秘的笑。

“也许我非常值得您敬佩，可该有歉意的不是我，因我没有欺骗您。”唯儿毫不闪躲，直视着安得列。

“我的确该有歉意，因我为了接近美色而说谎，已遭受了

美色和说谎的双重惩罚。”说着安得列转身靠在自己车上，做了个无奈的手势。

“机会不止有一次。”

“但需要付出代价。”

“这才公平。”

“我也同意。”

“帮我作画，证明您的诚实。”

“我接受，可您的附加条件和我的额外所得是什么？”

“附加条件是，我不做您的模特。额外所得是，我若满意你的画，我会破例，从此我们成朋友。”

“您从不与俄罗斯男人做朋友的吗？”

“从不。”

“成交。”

“上车吧，受伤的画家。”

两人第一次相视而笑，冰释前嫌后滋生出了一些宽容与真诚。

唯儿边开车边想，掉头回来可能是因为他的领带是淡蓝色的。

唯儿喜欢淡蓝色，清雅脱俗，静魅高贵。

安得列的父亲是一位俄罗斯高级军官，却英才早逝。母亲是画家。他承袭了父亲的英姿和才华，并继续延展了母亲的艺术情操。二十五岁的他，画龄已达二十一年，在画界已经颇有名气，只是唯儿对俄罗斯艺术型的男人毫无兴趣，所以一点也不认得安得列。

以安得列为镜，可足见爱情的兴替跌宕。如果可以相提并论，追求唯儿的人次和安得列的女友人数，实在是不相上下。在他二十二岁那年，他遭受了一场致命的浩劫，他真心爱上了一个叫薇拉的有夫之妇。他们疯狂相恋，也疯狂地结束。薇拉同样真心爱安得列，可她不能为了他抛弃一棵可一生安心乘凉的大树，她的丈夫虽身材肥胖，却是俄罗斯赫赫有名的经济巨子。三年中，安得列有过消沉有过放纵，可最终他开始吝惜自己的感情和身体，疯狂寄情于作画，声名渐进，心灵却更加荒凉。这时，唯儿在他挑剔又挣扎的视线中奇迹地出现了。他不得不对自己承认，他从未见过如此气质的中国女人。

唯儿转过头，带些寒意瞥了他一眼。

“我也很喜欢 Alcy 的歌曲，特别是这首《冬天的梦》。”安得列殷勤地想寻求一些共鸣，以便从容能展开话题。

唯儿却毫无回应，继续开着车。

“我们也许该互相认识一下。”

“没有什么是应该的，除了伤害。”唯儿不冷不热地说。

总算有了反应，不良反应也好过没有反应。

“我想知道，让您产生这种消极思想的原因。”

“我没有消极，您也不该随意下论断。”

“OK，那让我们来剖析一下您的思想。”

“我的思想不是哲学，禁不住剖析。”

“害怕剖析？”

“不怕。”

“好。您为什么一个人边吸烟边哭泣？”

“我没有权利边吸烟边哭泣吗？”

“当然有，而且您已那么做了，只是为什么？”

“这重要吗？”

“当然。”

“重要到什么程度？”

“重要到对于你对于我都重要。”

“我不懂。”

“我懂。”

想要有大的收获，就要冒大的风险，破釜沉舟是必要的。

“您失恋了。”安得列已做好一切肉体 and 精神的准备，就算再被狠狠烫上十下，也要不吭声地好好忍受，不在短时间内打开一个缺口，是没有能力的男人。

突然一个急速刹车。

安得列等待着一个结果。

时间静静地走着，大约一分钟。

车子又重新开起来。

“没错，我是失恋了。”

她居然没有采取任何武力，也没有任何过激反应，而且还投给了我一个绝美的笑容。安得列头脑突然一片空白。

“怎么不讲话？这样不是很尴尬？”唯儿微笑着说。

“哦，我，我。”

说话的主动权轻易被掳走，安得列手足无措。

“让我替您说，您该问，你们分手了？是他抛弃了你吗？你们当初如何认识的？什么时候认识的？是否还旧情难忘？又

是否他令你心碎？”

唯儿猛地刹车，盯着安得列。

安得列终于鼓起勇气，转过头，看着唯儿。

四目交接。

一阵大笑。

笑声的伟大在不仅对人类身体有益，更能促进心灵层面的交流，很多时候远胜过言语的功效。

“安得列，二十五岁，画家。”

“唯儿，二十一岁，学生。”

唯儿按下车窗，又燃起一根 More。她不喜欢吸烟，可有心事时，却眷恋其中。

“他回美国了。那已是两年前的事了……”

慢慢燃烧的香烟，似一段过往的情事。

最相似的，无论香烟或过往，都有一个开始更有一个完结。

两年前的冬天

“唯儿，重大消息！飞翔的学校真是掉下个‘宝哥哥’！家境是相当富有哦，他来飞翔的学校不过是挂名而已，那学校的创始人便是他的亲爷爷，而且今天在他家有个聚会，这可是个上流社会的聚会哦，飞翔和我有幸受到邀请。我都打探清楚了，他从美国转来这里，就是为了帮他父母打理在俄的生意，怎么样？一个闺中待嫁，一个尚未娶亲，考虑考虑吧，我的美人儿。”闻闻刚进门便激情燃烧。

“这便是你要说的重大消息？我没有兴趣，这简直是太无聊了。”唯儿不屑地说，一边将两盘颜色漂亮的炒饭放在餐桌上。桌上盛开着一支羞怯玫瑰，是飞翔送闻闻的，每天一支，风雨无阻。

唯儿是个非常讲究饭菜造型美观的人，如果不美，她不会想吃。同样她做的饭菜也很美味。用闻闻的话讲，有做菜和做女人的天分。

“天哪，你都快成冰人了。追你的人这么多，直嫉妒的我有时真想趁你睡熟时掐死你。”

“呵呵，好可怕，告诉我是什么让你手下留情？”唯儿笑出声。

“我爱你比恨你多一些。”闻闻扑上来，腻在唯儿身上撒着娇。

“我也一样，爱你比恨你多那么一些。”

唯儿温柔地拍拍闻闻的肩，走到酒柜旁，倒了杯 Bordeaux。

她喜欢炒饭配上 Bordeaux 的玫瑰红酒。

“想来一杯吗？闻闻？”

“不要，谢谢。”

闻闻说完，突然目不转睛地深情地盯着唯儿。

“怎么了？闻闻？这种眼神我从未在你身上见过。”

“当然，我从未对你用过这个眼神。”

“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吗？”唯儿轻晃酒杯。

“今晚陪我一起去参加聚会。”

“不。”

“你知不知道刚才你倒酒的姿势好美？如果我是男人，我也不会放过你。”

“不过还好你不是男人。”

“我也庆幸自己不是男人，否则也会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一生甘心任你奴役。”

“闻闻，你刚才的措辞有些滑稽。”唯儿还是若无其事。

“怎样你才肯去？”闻闻有些气急败坏。

“你将他说得这么好，为何不据为己有？”

“因我知道他不会中意我，而且我已有目标了。”

“谁？”

“暂且保密，今晚与我一起去，你便会知道。”

“那飞翔怎么办？看得出，他是真心爱你。”

“他今天已去篮球比赛了，去不了，再说我管不了许多了。”

“唉。”

“唯儿，在莫斯科你是最懂我的人，我也是最懂你的人，我知道，你冷的只是外表，真实的你又善良又脆弱，你需要一个能照料你心灵的男人。”闻闻拿掉唯儿的酒杯，握住唯儿的手。

“闻闻，One is simple , two is trouble. ”

“不，我认为对于你是 One is trouble , two is simple, 只是你需要一个对的人。你更需要将心敞开，给自己和别人一次机会，我多么希望看到你幸福。”

闻闻从未有过的认真和深情，打动了唯儿。

闻闻就读音乐系。

唯儿对音乐也有很深的造诣。

音乐的相通，促使了两个人共同租了一套公寓。两人在音乐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闻闻对音乐有很大的功利性，唯儿则是纯粹出于对音乐的深爱。每当闻闻抱怨写不出好曲子，完不成作曲任务时，唯儿便劝慰闻闻：“是你的动机不纯，作曲是需要对音乐单纯的热爱，并需要投入真诚的感情。像你每天想着利用音乐如何进入上流社会，这么强的功利性，如何写得出动人的乐曲呢？闻闻，我相信你，除去那些思想你一定能行的。”

通常闻闻听完唯儿的话，总是无可奈何地说：“唯儿，我和你不一样，我的心已经静不下来作曲了，我的心已被现实和金钱填满了，再帮我一次，OK？”

唯儿也很无奈，她自然不忍心看闻闻因交不了任务而留级。

每当闻闻春风得意又意气风发地交完唯儿创作，但署名是闻闻的曲子，又得到高分，回到公寓便习惯性地对唯儿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嫉妒好多男人追你，却一直坚强地顶住我的同屋比我美丽的压力，仍旧和你住在一起……”

“而且并没有在你的食物中偷放洗衣粉，也没有趁你熟睡时掐死你。”

只要是听力没有问题的人，都听得出这句话是从两个女子

嘴里一样发出的，而且每个字契合得是那么天衣无缝。

“我替你说，那是因为你担心以后的作曲考试和升级问题。”

“哦，看来你都会背我的话了，我这话说过很多次吗？亲爱的！”

“不，是我替你作曲作了很多次，每次你交完作品总是容光焕发地说一遍，加上我记忆力很好，所以我可能也具有当鹦鹉的天分，呵呵。”

“哈哈哈哈哈，嗯，我想你已经具有了，呵呵，而且会是一只很漂亮的鹦鹉呢，呵呵呵。”

“你放心，唯儿，如果你真不小心做了鹦鹉，我就是倾家荡产，哪怕是做妓女也会高价把你买回来，不会让你和一堆画眉鸟或者麻雀之类混在一起。”

“天哪，你对我还真是情深意重，我是否该感激涕零？”

两人一阵爆笑。

“闻闻，你好了没有？你可知道，每次当你化妆时的那漫长的等待，都让我充分感到人生的绝望。”

唯儿不化妆，从来不化妆。参加宴会最多只涂一层唇膏，却更为清雅脱俗，仿佛浓浓胭脂雾中，一支天然的玫瑰。

“好了，好了。女人最该细心的就是化妆，你有时就不是个女人，哪有女人不化妆的？”闻闻在房间里喊。

“你这话已说过N次了，毫无新意。”唯儿倚在车上无奈地说。

“OK了，你开车，我的车技我自己都不放心，为了避免

你香消玉殒后，那些臭男人哭得死去活来并找我拼命，我也好把涂指甲的时间节省在车里。”闻闻终于从房间走出来。

“好，我来开。不过我若死了，他们才不会哭得死去活来，只不过改追别的漂亮女孩罢了，更不会找你拼命的。真是，臭男人，呵呵呵呵。你说得对。”

两个人在车里笑做一团。

“天哪！”闻闻看着唯儿在车里惊呼。

“闻闻，不要吓我，怎么了？”

“天哪！你居然没有换衣服？还穿着你这黑色裙子？也没有化妆？这可是上流社会的聚会耶！”闻闻被震惊扭曲了面容。

“系好安全带。告诉我他家的路。”唯儿没有理会闻闻。

“你知道吗？你总是让我这么操心。”

闻闻扬扬雕琢完美的眉毛，低头拧开了指甲油的盖子。

唯儿无奈地摇了摇头。

驶出的车子激起一阵飞雪。

车子停在一栋纯白的复式二层洋房前，从一层窗中透出的豪华吊灯的色彩，照得门前两侧的绿色植物，越发有生命力与自然美。

“唯儿，目标出现了。林杉：钻石单身汉，父亲现是法国一大富贾，母亲曾是中国戏曲名旦，家中的独子。做他的女朋友，定是收益无穷。我早打探好，他今晚不带女伴出席，接下来就看我的了。”闻闻吹着她那闪闪放光的手指甲，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刚停下的一台车。